

風流人物（一）

我的外祖父廖鳳書

● 陳香梅（彩色圖照刊第三頁）

飽經憂患歷盡繁華

明年二〇〇五年將是我的八十生日。今年二〇〇四年各地友好都為我設宴慶生。據說中國人不慶八十而是在七十九歲時慶八十，我只好感謝親朋的雅意。回顧我飽經憂患而又歷盡繁華的一生有不少值得書寫的大小事，尤其是和我接近的男女老少，離合悲歡，可歌可泣的往事真是說不完的故事。我從現在開始書述，並分期在中外雜誌刊登，希望和讀者分享一些大家可能有同感的真人真事。

寄情詩酒不為名謀

童年的記憶中印象最深的該是我的外祖父廖鳳書（舒），回顧無知的歲月裡，就常會追念到許多和外祖父母共同渡過的舊時往日。

外祖父廖鳳書又名鳳舒，號懺庵，諱思靈，別署珠海夢餘生，廣東惠陽人，其弟廖仲凱，同是革命黨人，民國成立後在北京及南京政府任職，入外交部後曾任日本和古巴公使（其時未有駐日本和古巴大使）。生前和汪精衛為至交。抗戰時國府遷都重慶，外祖父因外祖母體弱多病，於是從外交部退休，並由南京避居上海。汪精衛投日敵後，組織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都遊說外祖父出任偽職，都為外祖父婉拒，且避之不與往來。但汪精衛逢過年過節仍照常以禮物相贈，但外祖父都謝而不受，這都是外祖父親口告訴我的。他又說汪氏實在是一位絕頂聰明的人，可惜和蔣介石不和，不容於蔣氏，一代奇才為日人利用，非

常可惜。外祖父又說若不是汪精衛和日人謀和，淪陷區內的老百姓的生活更不堪設想，這是題外話。

外祖父抗戰時期八年歲月都生活在淪陷區，一切財產都毀於戰禍，只靠變賣收藏的少數古董度日，還算不幸中之大幸。他的女婿錢乃文是律師，在上海執業。錢乃文夫婦住上海靜安寺路西摩路交界的一幢三層樓弄堂房子，外祖父母搬入同住。外祖母住二樓，錢氏夫婦住三樓，樓下是會客室、飯廳、廚房還算安靜。抗戰勝利後我從昆明到上海中央社工作也入住該處，直到我和陳納德將軍結婚才遷離。八年漫長的歲月中，外祖父母對於艱難歲月處之泰然，日以詩文自娛，和三兩友好寄情詩酒，不為利誘，不為名謀，更不為五斗米而折腰，這些情節都使我敬佩，外祖父雖生於舊社會，但只有一妻，從沒有娶過妾，在民國初年也是少見。一九五七年，外祖父病逝香港，而我因外子陳納德將軍在美患癌症，朝不保夕，我無法赴港奔喪，生別吞聲，死別惻惻，也是我終生憾事之一。

濃眉大眼神色慈祥

外祖父母的照片一直放在我居所的客廳裡，懷念他們的時候可以看看那照片。照片共有四張，一張是外祖父穿著大禮服，胸前佩著勳章的黑白照，另一張是外祖母穿著西方禮服的黑白照，非常漂亮，還有一張是母親的婚照，是彩色的，另一張是陳納德將軍的遺照，他的照片和畫像多得不勝數，那是我比較歡喜的一張，這四個人是我的最愛。

外祖父長相非常英俊濃眉大眼，雙眼有神，高鼻梁，厚嘴唇，說話聲音洪亮，但神色慈祥，我記憶中從未見過他發怒。我出生時父母親住在外祖父的臣宅北京東總部胡同十六號，後來又搬到外交部街，我的幼年是在那兩個大宅渡過。我還記得廖宅有盛大宴會時，大客廳中真是衣香鬢影，門外車水馬龍。我和大姊每逢此時都偷偷地躲在二樓的樓梯上看著那些衣著華麗的男男女女唱歌跳舞的情景。母親愛彈的名曲「維也納之夜」和「藍色的多瑙河」還有「情人再會」這些名曲至今猶在我耳邊蕩漾。

外祖母有一條寵愛的小狗，有時也跑到樓上躲在我們姊妹兩人的身邊，有時它會吠一兩聲，這一來我們的隱身術就會被備人發現，不得不被拉著回到睡房去。說到外祖母的小狗，牠非常淘氣，在客廳裡有一張它專用的梳化椅，不許別人坐用，有人不經意坐上去牠會狂吠，請你馬上離開，它吃的是雞肉，外祖母親自把雞肉撕碎，放在小盜盤中讓牠品嚐。牠喝水用的是一個藍色的小盜碗，每天洗滌清水兩次，早晚各一次，這是外祖母每天要做的工作。這小狗誰喊牠都不回應，只有外祖母喊牠，牠

才乖乖地走過來，聰明得很。多年後，我到上海和外祖父母重聚時，外祖母又養了一隻小狗和原來的差不多一模一樣。外祖母前後生了十個男女，母親是老二，名香詞，老三也是個女的，三姨是名外交家沈觀鼎大使夫人，可惜紅顏薄命，三十剛出頭就病故。我的母親也是四十五歲死故，兩姊妹當年是北京有名的大美人。

一生看盡人世悲歡

外祖父母都活到九十高齡，從滿清到民國，從抗戰到日本投降，又看到紅禍赤化大陸，一九四五年從上海移居香港，他們的一生一世，實在看盡了人世間的悲歡離合、富貴榮華與悲慘變亂，可是兩老晚年對一切都非常淡泊，外祖父寄情詩酒，和三兩詩友把酒論文章，自得其樂。外祖母是一個心胸最寬，待人最厚的女人，因為她生長外國，嫁給外祖父後回到中國的大家庭做媳婦，卻能與上上下下相處泰然，而且眾人對她只有嘉許，從無批評，可見她平時待人接物有分有寸，我覺得她最大長處是從不搬弄是非，不論人長短，不可多得。

我還記得抗戰勝利的那一年（一九四五）的秋天，我獨個兒乘美軍軍機從昆明回上海，我被昆明中央社派到上海分社工作，當時也沒法通知外祖父母，一切都是如此突然，如此急促，我只有他們靜安寺路的住址和電話，週到的美軍用吉普車把我從江灣機場送到靜安寺路去，真是幸運。

兩位老人家見到我時幾乎有點不相信是真的。我們又哭又笑，外祖母說：「你真的回家了，你真的回家了。」

和外祖父母同住的那兩年，該算是我生命中非常快樂的青春歲月，我在大後方做流亡學生，逃警報，跑防空洞，當然物質享受一點也談不到，更談不上有何娛樂，到了上海就像出了籠的鳥，更加上青春年少，追求我的人也不少，差不多每天下班後都去娛樂場和舞廳，外祖父母看到我那麼興高彩烈也非常滿意，總說：「不要玩得太累了。」

居住台灣時我有幸和梁寒操先生相識，他是外祖父的知己，也非常欣賞外祖父的詩詞。也把廖鳳書的嬉笑集兩冊送給我，他說：「這是稀書，沒有地方可以買得到，你留作紀念吧。」

嶺南才子外交翹楚葉公超先生也和外祖父有深交，他算是外祖父的晚輩，和家母同輩，他們之間的情誼也使人追懷。

奇文共賞拍案叫絕

我選錄外祖父的數首廣東打油詩，也算是奇文共賞，廣東人讀後定會拍案叫絕。

秦始皇二首

荊軻嚇失佢三魂。好在良官有搬親。野仔執番條爛命。龜公害盡幾多人。鑑生點解嚟陪葬。臨死唔知重拜神。
 萬里咁長城一座。後來番鬼當新聞。六國吞埋攏吓鬚。安心咁就著龍袍。收齊廢鐵燒銅像。堆起新書透火爐。
 過海點嚟求味藥。當天重去貼張符。既然慌到江山寐。生仔唔該叫阿胡。

楚項羽

聲大條腰又咁粗。殺人放火亂糟糟。惡爺點份嚟刁架。病佬唔啱就釘煲。兩隻公婆流出尿。八千人馬剩渣毛。
 吟詩睇白吟唔甩。跑到烏江就一刀。

蕭何

一入咸陽屎眼鬆。笠埋數簿去充公。出身咪笑衙門仔。發腳嚟追袂襪蟲。幾隻武牛唔份氣。成班獵狗咁爭功。
 若然皇帝唔開口。打到登時亂晒籠。

張良

闖官散盡咁多資。只恨龜公死得遲。執起草鞋交伯父。落埋蚊帳做軍師。慣孖皇帝撐抬腳。怕見行家剝地皮。
 重估練仙唔食飯。原來借意就溜之。

韓信

單單婆媽眼睛開。棍咁光時有睇衰。點份低頭捐袂襪。分明打手上播檯。相爺趁勢吹幾句。老將登時震起黎。
 咪估書錐唔識相。果然黑狗就當災。

陳平

丟下書包就帶兵。阿哥綠帽戴唔成。生嚟剝壳雞春靚。重比鬍金狗屎腥。豬肉分勻唔過秤。龜頭縮住咁靈擊。
 若然唔得周丞相。撞板當堂撞到清。